

忍冬莖、葉、花作用名實考

李威寰¹、吳玢玢²、李世滄^{3,*}

¹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博士班，臺中，臺灣

²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藥學系，臺中，臺灣

³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學系，臺中，臺灣

本研究目的，旨在通過研究歷代文獻所具忍冬部位作用，於莖、葉、花之藥性記載。經由文獻實證忍冬不同藥用部位所具「清熱解毒」作用。其方法係蒐集歷代諸家本草、醫經、經方，研究忍冬各藥用部位之清熱解毒於藥性暨方證中之作用。經由研究結果顯示，忍冬之莖、葉功用始載於東晉·葛洪《肘後方》：「凡五尸，……忍冬莖、葉，……取汁，煎之，服」[1]；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忍冬》：「主治寒熱身腫。」[2]、《本草經集註·忍冬》：「煮汁以釀酒，補虛、治風」[3]。忍冬之花，名：金銀花，始載於宋代《蘇沈內翰良方》[4]，但當時亦只是忍冬之別名，所用部位仍是「忍冬嫩苗」[4]，「治癰疽」[4]；花之用，文獻始載於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渴疾》：「渴人病愈，須預防發癰疽，宜服忍冬丸。……忍冬草，不以多少，根、莖、花、葉皆可用」[5]。但花之用，當如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氣芬郁而味甘，能開胃寬中、解毒消火、暑月以之代茶，飼小兒無瘡毒，尤能散暑」[6]。結論是忍冬之莖、葉與花所具「清熱解毒」作用，當如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5]所云。故核定忍冬其莖、葉、花於典籍文獻上之實質作用，當可正確於日後研究、發展、臨床應用。

關鍵字：忍冬、金銀花、本草、方書、藥性

前言

忍冬是中醫臨床常用中藥藥物之一。但對其臨床應用於「清熱解毒」作用，經由諸本草、經方之述，基於歷代醫藥學家對根、莖、葉、花作用，將之加以釐清真正功用，是有其必要。

忍冬論藥：於本草，始載於南梁·陶弘

景《名醫別錄·忍冬》：「味甘，溫，無毒。主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年益壽。十二月采，陰乾」[2]、南梁·陶弘景《本草經集註·忍冬》：「今處處皆有，似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人惟取煮汁以釀酒，補虛、治風。此即長年益壽，甚可常採服。」[3]；於方書，始載於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之一·治卒中五尸方第六》：「凡五尸，即身中尸，

* 通訊作者：李世滄，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方藥學科，地址：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電話：04-22053366 分機 3103，E-mail：lsc@mail.cmu.edu.tw

鬼接引也，共為病害，經『術』甚有消滅之方，而非世徒能用，今復撰其經要，以救其敝。……忍冬莖、葉，剉數斛。煮令濃，取汁，煎之，服如雞子一枚，日二、三服，佳也。」[1]。依時序，《名醫別錄·忍冬》之「主治寒熱身腫」[2]，乃後於《肘後備急方》之用於「五尸」[1]者。

然先於《名醫別錄》之《神農本草經》，並無所載；《傷寒論》亦無用忍冬者。

此後，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赤白帶下崩中漏下第二十》云：「丹參酒：治崩中去血，及產後餘疾方。丹參、艾葉、地黃、忍冬、地榆（各伍斤）」[7]；《千金翼方·卷第八·婦人四·崩中第一》：「治婦人崩中去血及產後餘病，丹參酒方：丹參、地黃、忍冬、地榆、艾（各伍斤）」[8]、〈卷第十九·雜病中·消渴第一〉：「栝樓散：主消渴，延年益壽方。」[8]方有32味藥，亦皆非單獨顯示忍冬所獨具功用。唯北宋·掌禹錫《嘉祐補注本草·草部上品之下·卷第七》：「臣禹錫等謹按《藥性論》云：忍冬，亦可單用，味辛。主治腹脹滿，能止氣下滯。」[9]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忍冬，主熱毒，血痢，水痢，濃煎服之。小寒，本條云：溫，非也。」[10]

至宋·蘇軾、沈括《蘇沈內翰良方·卷第九·治癰瘡久不合》云：「治癰疽：忍冬嫩苗一握。葉尖圓，蔓生，莖、葉皆有毛。……每黃、白相間，故一名：金銀花。花開曳蕊數莖如絲，故一名：老翁鬚；一名：金釵股。冬間，葉圓厚，似薜荔，故一名：大薜荔」[4]自是忍冬之「清熱解毒」是莖、葉為其用，且延載至今者。

然自南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之十·消渴敘論·渴疾》：「渴人病愈，

須預防發癰疽，宜服忍冬丸。忍冬丸：忍冬草（不以多少，根、莖、花、葉皆可用，一名：老翁鬚，一名：蜜啜花，一名：金銀花，以洗淨用之）。……此藥不特治癰，亦能止渴，并五痔諸漏」[5]、〈卷之十四·癰疽敘論〉：「忍冬酒：治癰疽腫毒，甚效。忍冬草（取嫩苗，或有花，更妙）」[5]；此後，南宋·楊士瀛《仁齋直指方論·卷之二十二·癰疽證治》：「宣散癰疽腫毒：老翁鬚草（亦名：金銀花、忍冬草、鷺鷥藤、水楊藤。其藤左纏，花五出而白，微香，蒂帶紅）。右花與葉生搗，煖酒調服。無花只用葉。」[11]則已不但用花，且甚或以花為主。

故於南宋始，即已莖、葉、花或同用；或分別用，但治效已趨於一致。明·陳嘉謨《本草蒙筌》：「根、莖、花、葉，隨時採收（春、夏採花、葉，秋、冬採根、莖），專治癰疽，誠為要藥。未成則散，甚多拔毒之功；已成則潰，大有回生之力。」[12]甚而，清·康熙年間之劉漢基於太醫院編寫供太醫之用書《藥性通考·卷五·金銀花》：「花、葉同功，花香尤佳。」[13]

見諸忍冬莖、葉、花之功用、主治所載，藉由歷代經方、本草典籍之述，詳其究竟，還原忍冬於莖、葉、花於諸方應用之由，暨主治、功用之間遞衍，則忍冬之於經典所載必當以明，其所衍生他用乃至註項必當有所選擇。

本研究旨在通過歷代方書與諸家本草典載忍冬莖、葉、花針對「清熱解毒」作用經由實證，進而對忍冬之莖、葉、花「清熱解毒」作用做出客觀評價。具體研究目的包括：

1. 忍冬之「清熱解毒」定義。
2. 忍冬之本草與方書記載「尸」於三尸、五尸與「長年益壽」關係探討。

3. 忍冬「補虛、治風」於經方所具表裏證關係探討。
4. 忍冬清熱解毒於「濕蘼」之實。
5. 忍冬清熱解毒於「癰疽」之實。
6. 忍冬於性味與主治功用之實。
7. 忍冬其花之另用。

材料與方法

自歷代諸家本草、醫經、經方等具有中醫藥理論特色之典籍文獻，證諸關於忍冬莖、葉、花「清熱解毒」作用之記載，考察其記述、沿革；同時追溯「清熱解毒」因由沿革；俾明歷代忍冬莖、葉、花之用途及其記實。

結果

一、忍冬之「清熱解毒」定義

1995～2015《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之忍冬（莖枝）與金銀花（花蕾或帶初開的花）皆載之「清熱解毒」[14～18]。忍冬用於「疏風通絡」[14～18]，主治「用於溫病發熱，熱毒血痢，癰腫瘡瘍，風濕熱痹，關節紅腫熱痛。」[14～18]；金銀花用於「涼散風熱」[14～18]，主治「用於癰腫疔瘡，喉痹，丹毒，熱血毒痢，風熱感冒，溫病發熱。」[14～18]諸本草、方書俱不云：「風濕熱痹」，惟以「喉痹」是論，《本草綱目》乃引萬表《積善堂方》云：「用金銀花……，采花，連莖葉，……敗毒托裏，散氣和血，其功獨勝」[19]；再據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卷之一·風病諸候·偏風候》[20]、〈風病諸候·風頭眩候〉[20]，〈卷之七·傷寒病諸候·傷寒厥候〉[20]，〈卷之十四·欬嗽病諸候·欬嗽候〉[20]，〈卷之二十四·注病諸候·冷注

候〉[20]，〈卷之三十·咽喉心胸病諸候·喉痹候〉[20]、〈咽喉心胸病諸候·馬喉痹候〉[20]、〈咽喉心胸病諸候·狗咽候〉[20]，〈卷之四十五·小兒諸病諸候·喉痹候〉[20]、〈小兒諸病諸候·馬喉痹候〉[20]等等，「喉痹」俱是以傷寒之風寒化熱或夏之風熱，由表入裏者。則忍冬之莖、葉、花功用導之於風寒化熱之風濕熱痹與喉痹，是當非其主治矣。

《神農本草經》與《傷寒論》俱不用忍冬藥材，表明「風寒外感」證不用；漢·張仲景《金匱要略·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腸癰之為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為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21]亦不用忍冬。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所云：「清熱解毒」[14～18]，於忍冬：「疏風通絡」[14～18]，主治「用於溫病發熱」[14～18]；金銀花：「涼散風熱」[14～18]，主治「用於……風熱感冒，溫病發熱。」[14～18]似乎稍有區別功用；然同用於「熱毒血痢，癰腫瘡瘍」[14～18]，表明《藥典》試著別之，仍無以濯清，是以無甚意義。

至於，風寒化熱之祛風除濕於「痹」證，亦非忍冬之功用爾。

故「清熱解毒」應於「癰」者論之。

二、忍冬之本草與方書記載「尸」於三尸、五尸與「長年益壽」關係探討。

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一·治卒中五尸方第六》：「凡五尸，即身中尸，鬼接引也，共為病害，經『術』甚有消滅之方，而非世徒能用，今復撰其經要，以救其敝。…忍冬莖、葉剉數斛。煮令濃，取汁，煎之，

服如雞子一枚，日二、三服，佳也。」[1]

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忍冬》：「味甘，溫，無毒。主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年益壽」[2]、南梁·陶弘景《本草經集註·忍冬》：「人惟取煮汁以釀酒，補虛、治風。《仙經》少用。此既長年益壽，甚可常采服。」[3]

依《肘後備急方》之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見葛氏《肘後救卒》，……抱朴此制，實為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更采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尋葛氏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播於海內，因而齊者，其效實多。余今重以賅要，庶亦傳之千祀。……今之人有此《肘後百一方》者，未必得見《本草》，是以復疏方中所用者載之。此事若非留心藥『術』，不可盡知，則安得使之不僻繆也？」[1]葛、陶二氏所云：「術」者，乃令人長生與祛邪除疾之法；「藥術」者，用藥防治疾病而長生爾。

實則，陶弘景補闕葛洪《肘後備急方》，二人先後俱為丹陽人，同屬道、術之流，所擇、所施之藥，當亦同是。故陶弘景與葛洪之間，忍冬莖、葉於「五尸」[1]與「主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年益壽。人惟取煮汁以釀酒，補虛、治風。」[2,3]必有承接關係，非必功用主治互異。是則，「有此《肘後百一方》者，未必得見《本草》，是以復疏方中所用者載之。此事若非留心藥『術』，不可盡知」[1]，如何「僻繆」[1]？作者且將引領《本草經集註》於藥物作用所載之思緒，須當以明。

陶弘景所主「長年益壽」[2]；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微旨卷第六》：「『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

『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22]、〈僊藥卷第十一〉：「雄黃，……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癩痕滅，白髮黑，墮齒生」[22]、「欲食去三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畢。」[22]則忍冬亦然，弘景云：「此既長年益壽，甚可常采服。」[3]此即「藥術」之解。

然則「尸」與「長年益壽」[2]固是道、術之間；其於中醫藥，當與疾病之固本而防微攸關。

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一·治卒中五尸方第六》：「五尸者：飛尸、遁尸、風尸、沉尸、尸注也。其狀皆腹痛，脹急，不得氣息，上衝心胸，旁攻兩脇，或壘塊涌起，或攣引腰脊，兼治之方。……凡五尸，即身中尸，鬼接引也，共為病害，經『術』甚有消滅之方，而非世徒能用，今復撰其經要，以救其敝。……忍冬莖、葉，銼數斛。煮令濃，取汁，煎之，服如雞子一枚，日二、三服，佳也。」[1]其「腹痛，脹急，不得氣息，上衝心胸」[1]乃與「五尸」[1]並言。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二·風病諸候·惡風候》：「凡風病……凡人身中有八萬尸蟲，共成人身。若無八萬尸蟲，人身不成不立。復有諸惡橫病，諸風生害於人身，所謂：五種風生五種蟲，能害於人。……此五種風，皆是惡風，能壞人身，名曰：疾風。入五臟，即與臟食。人蟲生，其蟲無量，在人身中，乃入骨髓，來去無礙。若食人肝，眉睫墮落；食人肺，鼻柱崩倒；食人脾，語聲變散；食人腎，耳鳴啾啾，或如雷聲；食人心，心不受觸而死。脈來徐去疾，上虛下實，此為惡風。」[23]則此「惡風」，乃皆

與「蟲」生而「入五臟」，蝕人臟也。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二·風病諸候·風熱候》：「風熱病者，風熱之氣先從皮毛入於肺也。肺為五臟上蓋，候身之皮毛。若膚腠虛，則風熱之氣先傷皮毛，乃入肺也。其狀，使人惡風寒戰，目欲脫，涕唾出。候之三日內及五日內，目不精明者是也。七、八日，微有青黃膿涕，如彈丸大，從口鼻內出，為善也。若不出，則傷肺，變效嗽唾膿血也。」[23]

於此可知，忍冬「疏風通絡」[14~18]，主治「用於溫病發熱」[14~18]；金銀花用於「涼散風熱」[14~18]，主治「用於風熱感冒，溫病發熱。」[14~18]二者皆屬皮毛之治，《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4~18]已是錯解。忍冬之用乃屬「惡風候」[23]；非屬溫病「風熱候」[23]亦明。

而「尸」與「蟲」於葛洪與陶弘景之認知，「尸蟲，共成人身」[23]，即人身必有蟲，但要如何不使「身中尸，鬼接引」[23]，共為病害。則服藥「去尸」即是用法之一，如用忍冬、雄黃、丹砂等為是，但忍冬作用仍與雄黃、丹砂有別。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十七·痢病諸候·久赤白痢候》：「久赤白痢者，是冷熱不調，熱乘於血，血滲腸間，與津液相雜而下。甚者腸虛不復，故赤白連滯，久不差也。凡痢久不差，脾胃虛弱，則變嘔噦。胃弱氣逆，故嘔也；氣逆而外有冷折之，不通故噦。亦變為蠹，蟲食人五臟也。三尸、九蟲，常居人腸胃，腸胃虛則動，上食於五臟，則心懊而悶，齒斷、唇口并生瘡；下食於腸，則肛門傷爛，而穀道開也。」[23]此之「久赤白痢者，是冷熱不調，熱乘於血」[23]，而「凡痢久不差，脾胃虛弱」[23]者是。

《藥性論》：「忍冬，亦可單用，味辛。主治腹脹滿，能止氣下澀。」[9]故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忍冬，主熱毒血痢、水痢，濃煎服之。小寒，本條云：溫，非也。」[10]其旨當明。

則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忍冬》：「主治寒熱身腫。人惟取煮汁以釀酒，補虛、治風。此既長年益壽，甚可常采服。」[2,3]

綜上可知，南宋之前，忍冬之用，是以莖、葉為之，且非屬風寒、風寒化熱及風熱之表證與衛分之屬，即非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九·熱病解肌發汗候〉[24]、〈卷之四十五·傷寒解肌發汗候〉[24]所屬證候。其是入臟腑，居腸胃為致病始，故性味屬「甘」，而非屬「辛」亦明矣。

三、忍冬於補虛、治風使用。

前揭論述可知，葛、陶二氏之「尸蟲，共成人身」[23]，即人身必有蟲，「常居人腸胃」[23]，必待「腸胃虛則動」[23]，則如何不使「身中尸，鬼接引」[23]，共為病害。其治風當援引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二·風病諸候·惡風候》[23]，而非〈風熱候〉[23]；其治虛，重點意在「如何不虛」，此亦是忍冬莖、葉於「常采」[3]、「久服」[2]之「補虛」。《蘇沈內翰良方·卷第九·治癰瘡久不合》：「古人但為補藥，未嘗治疽」[4]、然「治癰疽，忍冬嫩苗」[4]亦自此始言其用。書中甚言，經由訪察得之「善治發背疽，……用老翁鬚。……善治瘍，……用水楊藤，求得觀之，乃老翁鬚。……活數人，……用大薜荔。……治瘍，……用千金藤。……王子駁，……用金銀花。……劉純臣，……用金釵股。……皆自神其術，求其草視之，蓋一物也。予以《本草》考之，乃忍冬也。」[4]忍冬於此述之別名，亦皆始載於《蘇沈內翰

良方》[4]矣。

四、忍冬清熱解毒於「濕蠱」之實。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十八·濕病諸候·濕蠱候》：「濕蠱病，由脾胃虛弱，為水濕所乘，腹內蟲動，侵食成蠱也。多因下利不止；或時病後，客熱結腹內所為。其狀，不能飲食，忽忽喜睡，綿綿微熱，骨節沉重，齒無色，舌上盡白，細瘡如粟。若上唇生瘡，是蟲食五臟，則心煩懊；若下唇生瘡，是蟲食下部，則肛門爛開；甚者腑臟皆被食，齒下上斷悉生瘡，齒色紫黑，利血而濕，由水氣也。脾與胃合，俱象土，胃為水穀之海，脾氣磨而消之，水穀之精，化為血氣，以養腑臟。若脾胃和，則土氣強盛，水濕不能侵之；脾胃虛弱，則土氣衰微，或受於冷，乍傷於熱，使水穀不消化，糟粕不償實，則成下利，翻為水濕所傷。若時病之後，腸胃虛熱，皆令三尸九蟲，因虛動作，侵食五臟，上出唇口，下至肛門。胃虛氣逆，則變嘔噦。蟲食腑臟傷敗，利出瘀血，如此者死。其因脾胃虛微，土氣衰弱，為水濕所侵，蟲動成蠱，故名：濕也。又云：有天行之濕，初得不覺，行坐不發，恆少氣力，或微利，或不利，病成則變嘔吐，即是蟲內食於臟。又云：有急結濕，先因腹痛下利，膿血相兼出，病成翻大小便不通，頭項滿痛，小腹急滿，起坐不安，亦是內食五臟。凡如此者，雖初證未發於外，而心腹亦常煩懊，至於臨困，口及肛門方復生瘡，即死也。」[25]

此「濕蠱候」[25]，亦是「脾胃虛弱」[25]、「腹內蟲動」[25]，侵蝕成「蠱」者。則生「嘔噦」[25]；「痢出瘀血」[25]，即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忍冬，主熱毒血痢、水痢，濃煎服之。小寒，本條云：溫，非也。」[10]其「痢」乃「冷熱不調，熱乘於血，血

滲腸間，與津液相雜而下。」[23]則此類證用忍冬者，並非屬急性感染性，而須用寒涼直折火邪之清熱燥濕藥者，如黃連、黃蘗、黃芩等藥，亦明。

五、忍冬清熱解毒於「癰疽」之實。

忍冬嫩苗治癰疽[4]，文獻始出於《蘇沈內翰良方·卷第九·治癰瘡久不合》：「忍冬爛研，同甘草，入酒一斤半，沙瓶中，塞口，煮兩食頃，溫服。」[4]然自南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之十·消渴敘論·渴疾》：「渴人病愈，須預防發癰疽，宜服忍冬丸：忍冬草（不以多少，根、莖、花、葉皆可用）。」[5]張山雷《本草正義》：「《別錄》謂：主治寒熱身腫，蓋亦指寒熱癰腫之瘡瘍……，非能泛治一切腫脹。」[26]再回溯宋·陳師文等《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卷之八·治瘡腫傷折》：「神效托裏散：治癰疽發背、腸癰、奶癰、無名腫毒，焮作疼痛，憎寒壯熱，類若傷寒；虛人，並皆治之。忍冬草（去梗）、黃耆（去蘆）（各五兩），當歸（一兩二錢），甘草（炙，八兩），為細末。……未成膿者內消；已成膿者即潰。」[27]明白指出忍冬治「癰疽」，係「治未病」者。其「類若傷寒」[27]，故明非「傷寒」而後「化熱」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風熱候》[23]，亦甚明矣。

《內經·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民病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飢衄渴噎欠，喉痺，目赤，善暴死。……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脊鬱注下，瞶瘵腫脹，嘔，飢衄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閼之病生矣。」[28]

《內經·靈樞·玉版》：「病之生時，

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成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29]

此之「癰疽」[28,29]者，陳言《三因》：「預防發癰疽」[5]；張山雷：「寒熱身腫，蓋亦指寒熱癰腫之瘡瘍……，非能泛治一切腫脹。」[26]

《內經·靈樞·癰疽》：「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癰疽之所從生，……血脈榮衛，周流不休，……寒邪客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29]

綜上，忍冬於「癰疽」之論述，蓋與「脾胃虛弱」、「寒氣化為熱」、「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攸關。「血脈榮衛，周流不休」，方應了忍冬之用。

六、忍冬於性味與主治功用之實。

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味甘，溫，無毒。」[2]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忍冬，主熱毒，血痢，水痢，濃煎服之。小寒，本條云：溫，非也。」[10]

後世諸家本草暨醫家本草於「甘，溫」

或「甘，寒」俱存，其述自在如《內經·靈樞·癰疽》：「癰腫寒氣化為熱」[29]與忍冬之所主，在於「寒熱」之間故爾。宋·陳師文等《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神效托裏散……冬草、黃耆，……未成膿者內消；已成膿者即潰。」[27]《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形不足者，溫之以氣」[28]可得「《名醫別錄》：「甘，溫」[2]之理；《本草拾遺》：「忍冬，主熱毒」[10]於「甘，小寒」[10]之理。

至於唐·甄立言《藥性論》：「亦可單用，味辛。主治腹脹滿，能止氣下澀。」[9]至是「辛」能「潤」降，用之於腸胃間耳。

則忍冬莖、葉、花之「清熱解毒」[14~18]，明確可知，非用於表證入裏，也明；乃「脾胃虛弱」、「腹內蟲動」、「癰腫寒氣化為熱」為是亦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所載，於忍冬：「疏風通絡」[14~18]，主治「用於溫病發熱」[14~18]；金銀花：「涼散風熱」[14~18]，主治「用於……風熱感冒，溫病發熱。」[14~18]已非正確。

七、忍冬其花之另用。

經由諸家本草、經方、醫家本草之解析，花與莖、葉，大致同功。莖、葉、花同用，當於南宋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忍冬，莖、葉同花，功用皆同。」[19]；至清·康熙年間之劉漢基於太醫院編寫供太醫之用書《藥性通考·卷五·金銀花》：「花、葉同功，花香尤佳。」[13]然明·張介賓《景岳全書·本草正·金銀花》：「但其性緩，用須倍加。」[30]清·陳士鐸《本草新編》：「金銀花，少用，則力單；多用，則力厚。尤妙在補先於攻，消毒而不耗氣血……，或嫌金銀花太多，難於煎藥，不妨先取水十餘碗，煎取金銀花之汁。……金銀花性緩，而用之治癰疽，則緩而變為急矣，況用之四、

五兩，以至半斤、一斤，則其力更專，而氣更勇猛，此正急證急治之也。」[31]

則金銀花之「香」，《蘇沈內翰良方》：「四月開花，極芬芳，香聞數步」[4]、明·陳嘉謨《本草蒙筌》：「四月開花，香甚撲鼻」[12]、清·張璐《本經逢原》：「金銀花，芳香而甘，入脾通肺」[32]、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忍冬藤花蒸取，鮮花蒸者香，乾花者少遜，氣芬郁而味甘，能開胃寬中、解毒消火、暑月以之代茶，飼小兒無瘡毒，尤能散暑。金燦然藥帖云：金銀露專治胎毒，及諸瘡痘毒熱毒。《廣和帖》云：清火解毒，又能稀痘。」[6]

綜上，忍冬之莖、葉、花同功。然金銀花用於大量；且於四月採花用之時節，則「芳香……，入脾」[32]，《本草綱目拾遺》云：「能開胃寬中、解毒消火、暑月以之代茶，飼小兒無瘡毒，尤能散暑。」[6] 誠是另有殊功。則虛熱在裏，防癰疽，熱毒血痢、水痢，當以忍冬莖、葉為宜；自於花開時節採莖、葉時，花一併入用，於芳香化濕自更有益於「脾胃虛弱」之助矣。

結論

諸家本草、方書之典籍文獻研究與中藥藥物之研究發展，與是否現代化呈現正相關。前者為後者之基礎；後者提供前者展延。基於此，知曉忍冬莖、葉、花藥用部位之作用於典籍文獻上之承載與延引，自是利其於現代臨床、研究與生技製藥發展。

經由本研究結果顯示：文獻所載，於本草，始載於南梁·陶弘景《名醫別錄·忍冬》：「味甘，溫，無毒。主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年益壽。……補虛、治風。」[2,3]；於方書，

始載於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凡五尸，……忍冬莖、葉剉數斛。煮令濃，取汁，煎之，……服，佳也。」[1]

陶弘景補闕葛洪《肘後備急方》，且二人俱為丹陽人，同屬道、術之流，所擇、所施之藥概念，當亦同是。故陶弘景與葛洪之間，忍冬莖、葉於「五尸」[1]與「主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年益壽。……補虛、治風。」[2,3]必有承接關係，非僅止於功用主治互異。陶弘景所主「長年益壽」，即在清虛熱、解其毒，預護濕熱在裏所致「脾胃虛弱」亦明。此當如夏玉亭、于中麟《胃炎臨床研究進展·幽門螺桿菌相關性胃炎和功能性消化不良》：「臨床上，慢性胃炎多表現胃上腹痛、腹脹、早飽、噯氣、厭食、燒心、反酸、惡心、嘔吐等消化不良症狀。……一些研究顯示，組織學胃炎的嚴重程度與上腹脹、惡心、腹脹呈正相關，Hp（幽門螺桿菌）的FD（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較陰性病病人的症狀嚴重；FD的潰瘍樣症狀與Hp性及胃竇炎有關。」[33]則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五尸者：……其狀皆腹痛，脹急，不得氣息，上衝心胸，旁攻兩脇，或纍塊涌起，或攣引腰脊」[1]，其所發現之早，暨用忍冬之預護脾胃虛弱所致「寒熱癰腫之瘡瘍」[26]觀念，古今臨床觀點，實無二致，且已早於1650年以上。

南宋之前，忍冬之用，是以莖、葉為之，且非屬風寒、風寒化熱及風熱之表證與衛分之屬，即非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之九·熱病解肌發汗候》[24]、〈卷之四十五·傷寒解肌發汗候〉[24]所屬證候。其是入臟腑，居腸胃為致病始，故性味屬「甘」，而非屬「辛」亦明矣。

南宋之後，忍冬莖、葉、花已混用，如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根、莖、花、葉皆可用」[5]、《本草綱目》：「忍冬，莖、葉同花，功用皆同。」[19] 甚有如南宋·楊士瀛《仁齋直指方論》：「宜散癰疽腫毒：……花與葉生搗，暖酒調服。無花只用葉……。」[11] 清·陳士鐸《本草新編》：「金銀花：消胃中之毒，必不使毒再入於腎臟；消腎中之毒，必不使毒再重留於胃腑。蓋金銀花能先事而消彌，復能臨事而攻突，更善終事而收斂也。」[31]

但金銀花於「清熱解毒」之外；當如《蘇沈內翰良方》：「四月開花，極芬芳，香聞數步」[4]，清·張璐《本經逢原》：「金銀花，芳香而甘，入脾通肺」[32]，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能開胃寬中、解毒消火、暑月以之代茶，飼小兒無瘡毒，尤能散暑。」[6]

依《蘇沈內翰良方·忍冬》：「葉尖圓，蔓生，莖、葉皆有毛，生田野籬落，處處有之。兩葉對生，春、夏新葉梢尖，而色嫩綠，柔薄；秋、冬即堅厚，色深而圓；得霜則葉卷而色紫，經冬不凋。四月開花，極芬，香聞數步，初開色白；數日則變黃。每黃、白相間，故一名：金銀花。」乃忍冬科（*Lonicera*）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的藤、葉。花，名：金銀花。

綜此，用藥歸於本草；本草須明藥性；藥性必當知其真。故治病必得其所以然之理。至於陶弘景曰：「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2] 經由諸家本草、方書、醫經所載藥性間之異同，實已由忍冬單味藥材不同部位之用與忍冬於湯方中之用，經由葛洪與陶弘景於道、術之間，真正了知疾病因由與用藥思考模式。

習經典，別藥物，乃在正本清源，循名

責實，俾便名正言順，其理得真。故利用本項研究所建立之模式與方法，當可提供未來此一方向之探討空間。

實證醫藥學精神，不在證據量之多寡，乃在證據之正確性或可靠性。故如不解中醫於中藥之文傳典載，歷史過程之道術因由、範疇亦未有能有所掌握，則現時中醫藥書籍迭出，謹以電腦逕入、逕出，即使是通篇論文著作，不是誇耀樣本數眾多；即是望文生義、以經解經，絲毫不在意典籍文獻之中藥藥物功效是為臨床而載，典籍整理將失去其真正意義。

參考文獻

1. (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集文書局，台北，pp. 4、19-20，1978。
2. (南梁)陶弘景，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p. 42，2013。
3. (南梁)陶弘景，尚志鈞輯校，本草經集註，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 238，1994。
4. (北宋)蘇軾、沈括，蘇沈內翰良方，中醫古籍出版社，北京，pp. 198-199，2009
5. (南宋)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台聯國風出版社，台北，pp. 346、490，1981。
6.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宏業書局，台北，pp. 10，1985。
7.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地球出版社，台北，pp. 68，1975。
8.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台北，pp. 89、216，1974。
9. (北宋)掌禹錫、林億、蘇頌等，尚志鈞輯復，嘉祐補注本草，中醫古籍出版社，北京，pp. 157，2009。
10. (唐)陳藏器撰，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安

- 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pp. 338，2002。
11. (南宋)楊士瀛，仁齋直指，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pp. 427，1991。
 12. (明)陳嘉謨，本草蒙筌，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 72，1988。
 13. (清)劉漢基，藥性通考，學苑出版社，北京，pp. 316，2006。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1995 年版一部，廣東科技出版社、化學工業出版社，廣州、北京，pp. 161、189-190，1995。
 15. 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2000 年版一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pp. 150、177，2000。
 16. 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2005 年版一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北京，pp. 133、152-153，2005。
 17. 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2010 年版一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北京，pp. 179、205-206，2010。
 18. 國家藥典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2015 年版一部，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北京，pp. 193、221，2015。
 19.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台北，pp. 773-774，1976。
 20.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 18、37、164、282、466、560-562、914，2013。
 21. (東漢)張仲景，(西晉)王熙集，(宋)林億等詮次，金匱要略，學苑出版社，北京，pp. 100，2014。
 22. (東晉)葛洪，抱朴子，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台北，pp. 115、204、220，1980。
 23.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 34、50、351-352，2013。
 24.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 207、865，2013。
 25.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pp. 366-367，2013。
 26. 張山雷，本草正義，葉顯純等編，本草經典補遺，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上海，pp. 702，1997。
 27. (宋)陳師文等，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旋風出版社，台北，pp. 卷之八 8-9，1975。
 28. (漢)，內經·素問，台聯國風出版社，台北，pp. 56、565、611，1977。
 29. (漢)，內經·靈樞，台聯國風出版社，台北，pp. 347、467-468，1977。
 30.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台聯國風出版社，台北，pp. 933，1980。
 31. (清)，陳士鐸，本草新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p. 110-113，1996。
 32. (清)，張璐，本經逢原，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pp. 127，1999。
 33. 夏玉亭、于中麟，胃炎臨床研究進展，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pp. 64-65，2003。

A Textural Research of the Caulis, Folium and Flos function of Ren-dong

Wei-Huan Lee ¹, Ping-Ping Wu ², Shih-Chang Lee ^{3,*}

¹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² School of Pharmacy, College of Pharmac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³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reveal the evidence-based heat-clearing and detoxicating function with different part of ren-dong through the nature of medicinals of Caulis, Folium and Flos of ren-dong in ancient documentation. The methodology is to collect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lassical formula in order to study the proof of the declared func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aulis and Folium of ren-dong was first used as a decoction to cure patients with Parasites in Zhouhoufang (Ge Hong) during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same parts is also used in swelling caused by either cold pattern or heat pattern in Mingyibielu (Tao Hongjing) and the decoction with wine could tonify and dispel the wind in Bencaojingjizhu (Tao Hongjing) during Southern Liang dynasty. The Flos of ren-dong is also called honeysuckle and was first shown in Suchenneihanliangfang. However, the medicinal part is the seedling of ren-dong to cure abscess during Song dynasty. The use of Flos of ren-dong was first shown with Radix, Caulis and Folium to make pill preparation to prevent abscess after thirsty in Sanyinjiyibingzhengfanglun (Chen Yan) during Song dynasty. The Flos of ren-dong alone could increase the appetite, soothe the middle energizer, clear heat and detoxicate in Bencaogangmushiye (Zhao Xuemin) during Qing dynasty. The conclusions shows the heat-clearing and detoxicating function of Caulis, Folium and Flos of ren-dong is more close to what Sanyinjiyibingzhengfanglun (Chen Yan) mentioned during Song dynasty. This study can benefit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use through verify of the function of Ren-dong in ancient documentation.

Key words: ren-dong, honeysuckle, materia medica, classical formula, nature of medicinals

*Correspondence author: Shih-Chang Le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No.91, Hsueh-Shih Road, Taichung 40402, Taiwan, Tel:+886-4-22053366 ext. 3103, E-mail : lsc@mail.cmu.edu.tw